

流金岁月

# 记忆中的红高粱

别样情怀

## 我们的早晨从下午开始

■刘传俊

这块高粱地被四周仅容一人通过的田埂围得严严实实,生怕高粱跑到另一块地里去。东边那一溜田埂,离从北流向南的好像从没有干涸过的小水沟较近,地皮草、茅草、狼尾巴蒿这些杂草,即便是到了秋天,精气神依然十足。各色喇叭花儿脚足了劲儿,在秋高气爽的苍穹下满怀激情地吹奏着心中甜蜜的曲儿,一声声,缠绵婉转,株株高粱听一阵儿就赧红了脸,羞答答微微低下了头。这块地种的是被村人称作“歪脖子”的高粱,籽粒饱满,穗子沉甸甸,喝多了烈酒似的,自然而然地扭过脸去。这是家乡秋天原野中一个普通的“高粱方阵”。

目光扫过之处,辽阔的大地上,高粱遮住了谷子、豆子等矮作物,几乎肩并着肩、手挽着手。有的地块种着一种高粱,长到成人高时,秆子跟冬天的甘蔗一样甜。那籽粒有阳光的灿烂,交错着在穗子上堆叠。有的地块的高粱穗子被籽粒压得披散着,闪烁着神秘而梦幻的光,透着惬意。忍不住伸手去摸,那籽粒像在手心里跳舞,带来了丰收的喜悦。一块儿一块儿的高粱地,如一块儿一块儿纯正的大红布罩搭在了田地里;一穗穗红高粱,像无数支燃势正旺的火把,将天空映得通红。这块地是上一年专门预留下的歇茬地,村人想让它歇歇茬子积蓄能量,来年

春天种高粱。春天到来时,需要先整理好土地才能播种。因这块地西高东低,一下雨,往往东头低洼处就会积水,土地明显要板结,再整理时较困难。犁铧翻起的土袋子,经太阳一晒,再一耙,余下的坷垃像铁块儿一样坚硬。我和发小不得不与村人一起天天去打坷垃,累了,总想偷懒,上肢运动的频率明显低了许多。那时,囤中缺粮,我们小小的肚子常有饥饿感,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季。

播高粱种子,锄高粱地,拔高粱苗,是富有经验的父辈的拿手戏。我们关注的,是幼小的高粱苗奋力推掉压在头顶的土块那顽皮而坚毅的模样;是雨后月明星稀的夜晚,高粱秆在夏虫伴奏下的拔节声;是放了暑假成群结队奔跑在高粱地里薅草、纳凉、捉迷藏;是成熟了的高粱磨成面,可吃上高粱面窝窝头,以填饱肚子。

在高粱地跑着薅草时,令我感受到红高粱无比坚韧和强悍的,是它抓牢贫瘠土地的根,多像父辈双脚长年累月稳妥地站在乡野间,让人内心充满自信和巨大力量。高粱的根,有的扎得很深,难以看见,但那一圈“霸王根”,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还看见,高粱棵下端离地尺把高的关节处,向下长着许多气根。有的恰好接触地面,有的义无反顾地扎进土里,不管以弯曲的或者垂直的任何一种形态出现,也不管以绿色的或者紫色的何种颜色暴

露,都是为了争取获得更加充足的阳光和空间,为了打开生存之门。

我在秋天的垄上走过,目睹了收获红高粱时的欢快场面。拂晓前,一弯月牙儿静静地悬挂在西南天边,清冷的月光洒在红高粱上。村人早早起床了,收高粱去。

月光下的院子里,母亲将场场用的木

锨支起来,一手抓一把高粱穗,在木锨上一下下“咻咻咻”将掉籽粒。带“毛子”的秆,用于扎扫帚、炊帚;去掉“毛子”的秆,用来穿锅排,放面条和水饺。当年,我告别家乡到异地工作,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为我赶制的锅排,尽管用了好多年,但我仍不舍得丢弃。



资料图片

## 缸瓮里的时光

■王国梁

帮母亲收拾老房子的储物间,搬出几只大缸和大瓮。10岁的小侄子疑惑地问:“这是啥东西呀?这么大,都能把我装下了。”我哈哈一笑,说:“这是大缸、大瓮。瞧这大缸,别说你,就是再有两个人都装得下!”

大缸和大瓮是三四十多年前农村使用率非常高的一种器物,用来盛水、米、面之类的,都是用土烧制而成的陶器,颜色很黑,也极为硕大笨重,有的将近一人多高,三个人合抱才能围拢。大缸和大瓮个个都像高大威猛的大汉,在家中一站,撑

起了农家的日子。

缸和瓮的使用历史应该很久远了。我一度分不清缸和瓮,觉得这两种器物都是用来盛东西的庞然大物,相貌相似、气质相同,都是粗笨莽撞的模样。其实,缸和瓮还是有区别的。从外形来看,缸比瓮更大,缸壁呈坡形,开口较大,向下逐渐变小;瓮的腹部较大,口和底小,并且口比底略小,瓮壁呈弧形。总结一下就是:缸是敞口的,瓮是缩口的。从用途来说,缸一般是盛水、米、面之类的,瓮一般是用来腌菜的,有时也用来盛放粮食。

记得小时候,父亲总说:“家有余粮,心中不慌。”每年麦收和秋收之后,家里的大缸和大瓮都被装得满满当当的。父亲就会久久地凝视着家里的几个大缸、大瓮,脸上是满意的表情。那个年代,谁家的面缸、米缸大,代表着日子富足。还有腌菜的大瓮,母亲每年都会腌上一大瓮咸菜,足够一年吃的了。“缸瓮时代”,日子过得粗糙简单,人们都无限向往富足,希望把家里的缸和瓮都装得满满的。

大缸、大瓮虽然盛东西方便,但用起来不大好用。一缸面或者米,长时间储藏,会受潮或生虫,影响质量。不过那个

年代不讲究这些,大家的生活同大缸、大瓮一样粗放,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那时,女孩子八九岁就会学做饭了,是厨房里的主力军,因为大人们都要下地干活。记得有一次邻居二丫做饭,要从面缸里舀面。她人小缸又大,只好搬个凳子坐在脚下舀面,谁知一不小心,跌进面缸里。二丫的父母回家,才把成了“面人儿”的她捞了出来,还好没出大事。

如今,缸和瓮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,即使是在农村,也很难找到这些东西了。缸和瓮里的旧时光,成了时代的记忆。

心灵漫笔

## 且停停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

这两年,我的日子充满了忙碌,就连节假日都是如此。近期,我却因一场小病停下了忙碌的脚步。

这在意料之中——工作中那些无形的小压力、莫名的坏情绪,一直被我压抑着,看似消失了,其实一点儿一点儿在体内累积,直到形成可触摸的肿块。这又在意料之外——每日以新鲜水果和蔬菜为主要食物、一周六次健身房打卡、有相对规律的作息习惯,而这些,竟未能挡住疾病的来袭,生活像突然被

按下了暂停键。那段时间,我和世界都沉默了。

这算是独享疼痛的时光。一个人到医院就诊、一个人办理入院手续、一个人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,我怕家人太过担心,所以没有让他们陪伴。入院当天,我整晚失眠,同屋的病友翻了几次身、去了几趟厕所,我都一清二楚。手术前,我更是紧张到哭,让医生放了轻音乐才稍微缓解。术后,我在枕旁放了两本书,书中自有疗伤处,我庆幸自己养成了阅读习惯。这比什么止痛消炎的

药丸都管用。

这也算是独特的生活体验。每日清晨5点,保洁阿姨的叩门声准时响起,那是她开始逐间清扫病房的信号,随后楼道里响起音乐声,早起的病友开始跟着节奏做康复保健操;开水间也逐渐热闹起来,那是一个微型社交场——长住的病人或陪护的家属热络地打着招呼,总会发出“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到”的感慨。上午8点交接班后,医生开始查房,询问情况、叮嘱事项,哪床病人要抽血化验、哪床病人要手术、哪床病人

要续交费用……探病的人也陆陆续续到来。

出院那天,走出病房楼,看着熟悉的街道、车流、人群,我仿佛刚学会认路一样,看什么都新鲜。有风送来葱油饼的热香和电烤白薯的甜香,让我想起还有一些事没有做,如:怎样给家人做牛肉黄豆酱、给妹妹做红枣芝麻糕、在洒满阳光的拐角处发会儿呆、穿漂亮的裙子去上班、选择一瓶适合冬天的木质调香水……这些事情,细密起来,扎实起来,将初冬的寒意和病后的疲惫消去不少。

## 慢下来

■特约撰稿人 贾鹤

前段时间,我极喜欢木心的诗《从前慢》,尤其是诗被谱上曲子、广为传唱后,旧时光在旋律中缓缓流淌,从前的日子、从前的人儿、从前的生活场景画卷般慢慢铺开……

慢是一种心境,也是一种生活态度,不急不躁,在缓慢中雕琢时光、塑造内心。对我来说,慢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。我能感受慢的魅力,却无法时刻保持从容的心态。

晾衣服的时候,我总想着赶快晾完,厨房的地还没有拖,结果衣服拖得歪歪扭扭;拖地的时候,我总想着收回

来的衣服还没有叠,挥舞拖把的手不禁加快了速度,地却拖得不够干净。在干每一样活儿的时候,我都在想着下一个目标,整个人一直处在忙乱、疲惫中,结果每件小事都做得潦潦草草。

其实,有什么可着急的呢?我开始静下心来反思。把要晾晒的衣服展开、理顺,并不占用多少时间,也不会影响我的下一步安排。那我为什么要忙乱呢?是我的心在催,手脚却跟不上心的节奏。我开始想慢下来的问题。

生命有限,有时候奋起直追也未必有收获,与其这样,不如眼睛盯着手边,只把眼前的事情做好,在可支配的

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最优,让这种平顺延续到下一个步骤。这样既保证了时间的合理利用,也能有效提升效率,重要的是,我的心态一直保持着平和。

有段时间,我特别喜欢韩剧,正是因为剧中的“慢氛围”。车水马龙的街头,两个人缓缓抬眼、凝眸,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,让我觉得岁月静好。电视剧提炼了日常的闪光点并加以放大,呈现出来的美感让我重新审视平淡的生活,在生活的河流中,咀嚼出不一样的滋味。生活的诗和远方在哪里?让自己慢下来、静下来,就能找到答案。

## 喜欢月

■张秀红

我喜欢月,特别喜欢苏轼笔下那皎洁的月光——她是曼妙的仙子,悄然入户,唤醒那与月心心相印之人。月下,看远山逶迤入磅礴,莽莽峨峨;看秀水激湍入寒烟,浩浩渺渺;看竹影入藻荇,参差交错;看杨柳入水墨,浓淡相宜……

这时候,我格外愿意出去走走,去看看那闲逸缥缈的夜,去看看那城市的灯火璀璨了的夜空,去看看乡村那牵牛花风姿绰约蓬勃着的生命力,

去看看蒲公英裹着成熟蕴藏的生命奇迹……

月下,诗是空气,无处不在,在李白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寂寞里,在杜甫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思念里,在王维的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闲适里,在苏轼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祝愿里,在张若虚“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”的旖旎里……

奢望身旁有一个月亮一样的人,在灼灼其华的桃花下,在亭亭玉立的荷花

边,在清丽雅致的菊花丛中,在疏影横斜的梅花枝旁,他会为你拾起你最心仪的那朵花儿,夹在你那锁着爱恋的标本集里,芳香着你的每一个梦寐、馥郁着你的人生四季……

再奢侈些吧!忽然间会落进这月的怀抱,幻化为一缕光,袭在一个需要这样的月光或者像我一样喜欢月光的人身上,神奇地与一个怡然自得的诗人相遇,在葳蕤着从菊的东篱之下,摆下一张小几、品尝一杯香茗、吟咏整夜的诗歌、谱写亘古的诗篇。

红尘百味

## 贫穷教会我更好地生活

■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

我们这一代人,对贫穷是最不陌生的。小时候,粗犷的风不分春夏秋冬地吹,穿过村子,不知疲倦地吹向村外的旷野。风吹裂了父母的双手,却吹不饱村里孩子的肚子。入学后,父母对我说要好好学习,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不再受穷。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读书的意义,却无时无刻不深陷贫穷的泥沼。

我们的村子是质朴的,但又是灰头土脸的。泥泞的土路、斑驳的土墙、粗糙的土布、脏兮兮的土孩儿,最为灰头土脸的还是大人们的心。他们因为贫穷而操心一家老小的温饱,为此日夜苦闷,难以展露笑容;他们因为贫穷而言语粗俗,甚觉羞愤。很多个凌晨,东方泛了白,或是黄昏将至,夕阳斜坠,叫骂声便跨过土墙,沿着土路,绕过被风吹动的树叶,落在每家每户,掉在村里的犄角旮旯。我们一听便知又是谁家丢了东西:一捆麻绳儿、一个傻瓜,或是一个不知磕碰过多少次的搪瓷缸儿。有人说:“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”我想是的,那时候,觉得梦想都是灰头土脸、见不得人的模样。

我在灰头土脸的村子里出生,也一天一天灰头土脸地长大,曾因为贫穷想要把手伸向校门口的零食摊,曾因为贫穷遭遇过很多的冷眼,曾因为贫穷被其他孩子百般刁难而不敢反抗,也曾因为贫穷任自卑困住了自己的梦想。那时的我,只有一个念头,要靠读书摆脱贫

穷,换个活法儿。

记忆里贫穷的样子,倒是千变万化。我不痛恨贫穷,反而要感谢它。我们的村子是贫穷的,但村里有一所学校,学校里有老师,老师教会了我们识字;我的家是贫穷的,但我的家里有一个箱子,箱子里有很多书,书里的文字教会了我如何做人。于是,当我因为贫穷生出不该有的欲望时,当我因为贫穷遭遇旁人的冷眼甚至欺侮时,当我的梦想因为贫穷被不断搁浅时,是那些我识过的字、读过的书,为我指明了方向——贫穷的蹂躏终究抵不过知识的力量。我在书中读到的真善美,也终于掩盖了村人那终日无休无止的争吵。

当年灰头土脸的村子,如今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。那新铺的水泥路,两旁成排的景观树迎风摇曳,像极了村里俊朗的小伙儿和美丽的姑娘。街头巷尾回荡着的,是吃穿不愁的婶子、大娘肆意开怀的笑声。从前,村里满是淤泥的池塘,如今被清了污、砌了护栏、种下了一池的莲。每当夏季莲花绽放时,村人吃罢晚饭闲步在池塘边,是日日置身“鱼戏莲叶间”的妙境而不自知呢!我在书中读到的美好,原来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生根发芽且开了花。

如果说,贫穷教会了我谦卑做人,那么读书教给我的便是克己、自信;贫穷告诉我生活是柴、米、油、盐,读书让我始终向往诗和远方;贫穷让我牢记我来自哪里,读书让我清楚我要去何方。



国画 残荷留香 王长松 作